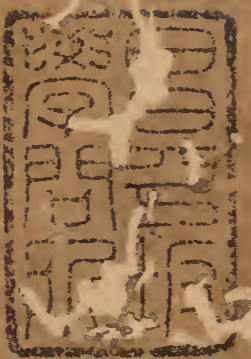


栗退溪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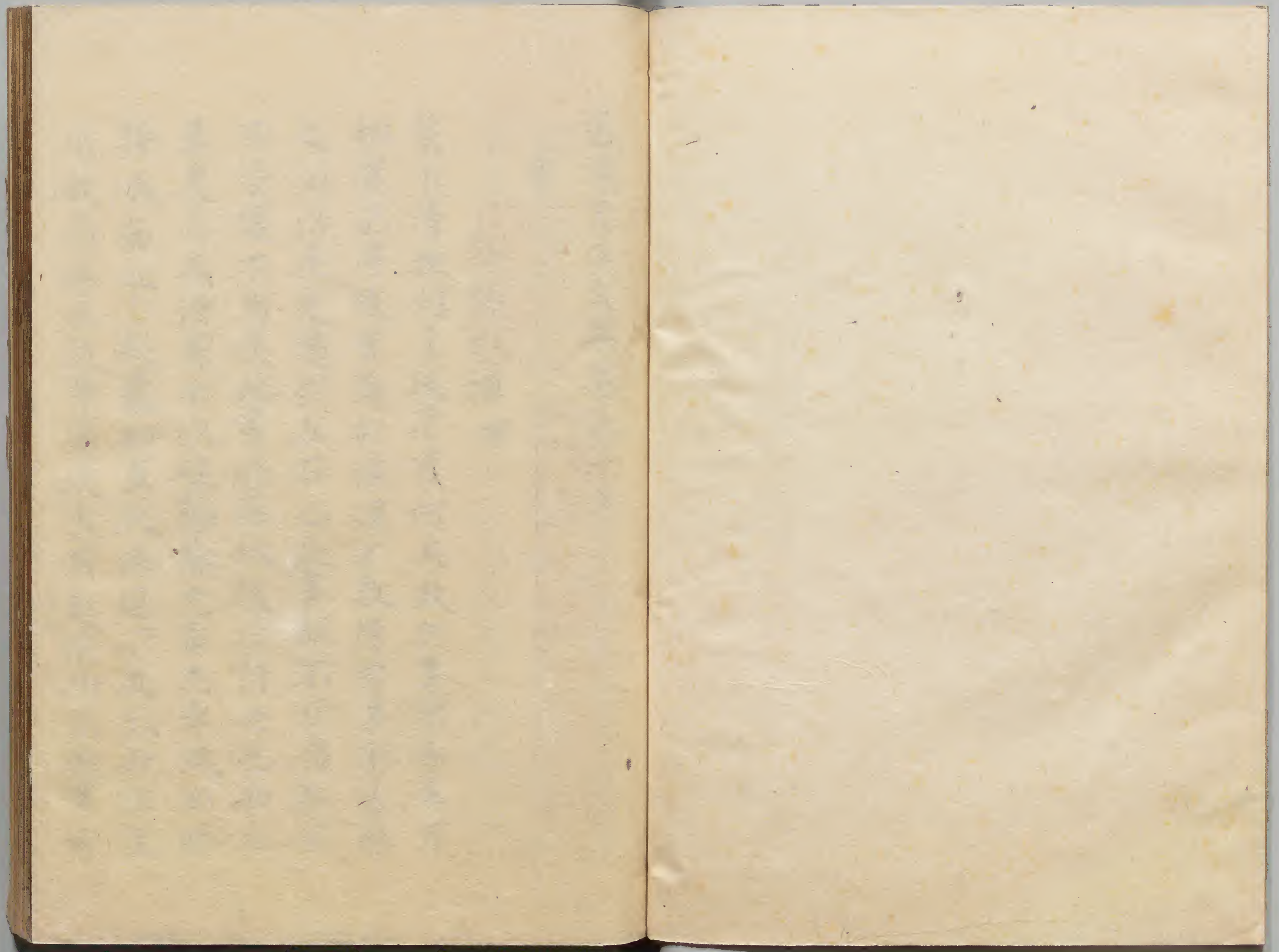
漢書門	
架	10724
冊	28
函	2
號	172

内閣文庫	
架	10724
冊	28
函	2
號	172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10724
冊數	28 (9)
函號	318 17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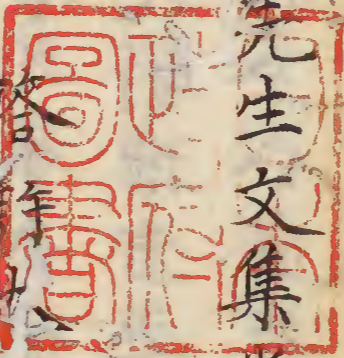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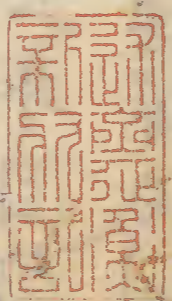


退溪先生文集卷十五

書



淺草文庫



答 輝 暉

蒙示清收刊了延平書何其敏於事耶吾輩可
相賀也序跋曾囑於滉滉不敢擔當其事屢辭
之必以是更囑於左右也此事雖不可易亦不
可皆讓不為使此書終無叙跋以行世也如已
草定乞無惜寄示以破龔龔尤幸尤幸滉亦終
鮮未安近方起豪如畫天地絕不近似欲上呈
求教病倦未暇淨寫故未果為恨所問鄉貫者

亦欲用諸此文中也蓋此書本公與希正彥久
傳者而混因得見之及囑剛而入梓亦自有正
所為凡序跋必言其書來歷及刊行之故故欲
知之耳文章公器當取其可者傳之公勿以僕
有拙橐而遂隱其文況古書序跋累至三五而
皆傳耶

答許太輝

景善之來春承六月十二日惠書具悉示意感
慰交駢拙者之病與老相謀長留一身固所宜
也在令公宜若不然而疴患等證連累歲月尚

未快去何耶然亦在善調攝耳用是祈幸祈幸
鄙人於尊先年公之僭果有之然從前令公於
混有過當之雅意謂今意為是故耳猶尚有未
敢當之意今得示又如此雖使令公平知此更
復有何等禮耶鄙書為景善煎迫聊戲應副不
意轉浼齋玩可愧人心為已發道心為未發之
非所論甚善大抵整庵於大原處見未透而寡
悔尊信整庵大過故寡悔之論亦有此誤處可
惜向者南彥紀問以此說答之頗詳密今須推
見則可悉鄙意今不縷縷然凡言心者皆指已

發而言程子嘗有是言而旋自道其非是朱子亦初取前說而後悟其非今來喻引此說以證寡悔之失則亦為未當并惟參照

答許太輝丙寅

伏承令問諭以進退之誼指示迷塗可謂至切感荷感荷但自古人處此時固當如此澆虛名欺世以致上誤罪未加而恩太濫入出於力辭之餘澆若隱然冒恥而進受管子所憂四維不張之患由澆而作故不敢以私計處之况勞病之人不可近耿光古有其說而心疾又兼尤

以是惶惑至此極難處之地箝橐以俟無以應誨諭之盛意死罪死罪

答許太輝

示諭謙問之意甚盛澆自救不暇何敢妄對但有少鄙悃風傳函史所論經義或多可疑恐不可不致意思改庶不誤後學也凡看文義與講究道理必先虚心退步勿以私見為主不論古人今人惟從其是處乃得其真實恰好處苟或反是深恐自誤誤人必多願切留意非細故也

答許太輝戊辰

示及蓮坊書謹悉其所謂輕論元輩之病甚善此必有為而發如滉者恐或有未免此病之時為之悚場當思改轍但朱先生雖有此戒及其論辨道學差誤處纖毫不放過不以前輩而有所掩覆此必有意在耳如何如何

答柳彥遇 丙寅

晦菴書有關於學者固切今聞令圖鐸行豈非盛舉只緣經滉妄有節約用為私便者讀則猶可至以刊布於世恐得罪於識者之論心常慄慄且凡讐校註釋殊未斷乎而徑印於星已為

疎率再印於海仍從前疎方略加讐正補添而又已有入梓之舉雖一用校本猶未盡善況校本未到前所刊者乎來諭紙頭所添未注入欲別錄印附于逐篇之末此即大全書元本各篇考異之例似無不可但前刻者如此後刻者不如此一書而異前後為未穩爾今見賢胤書欲仍於紙頭追刊云此說似當近年梁山郡新刊朱子年譜其正誤註解等語皆刊在上頭實為為妨但賢胤又云板上頭若有餘地者如此可也板若無餘則無由可刊此則恐不然也梁譜

刊後校出其闕誤處令裴三益往監校正之則
一一抉去誤處而別用木片刊入補改無所不
可云板頭雖無木地寧不可補入木片而刊得
耶又補註添文處如答陸子壽書中儀禮朔日
條等處亦如賢胤所六刮舊補新細書改刊恐
亦無所不可若兩策俱有礙難從則只得依考
異處之何如目錄依令示為之甚好甚好但病
昏如此無絲毫餘力可及此等恐未必辨得如
未敢諾愧恨早晚若遂成追刊亦可耳

答柳彥遇

戊辰

承令問具審起處清裕欣寫無比混推遷至今
如飲醋三斗近有脫身之由猶多疑慮耳送未
童子習未知是出於何代何人何自而傳入公
手其書皆言孝悌行檢敦厚彝倫之事殊有益
於童習繡梓廣布豈不幸補世教但亦須尋其
所從來知其為某所為而後為之蓋傳其書而
不知其人或其人不足為法則不無後悔故也

答柳彥遇已已

內翰還承令問無任荷慰現處此極難不得不
出於歸計他不暇論耳童子習本書示及得見

其所從來深幸其書既如此其人又如此雖不
考一統志刊之何疑徐君諺翻意亦好矣但翻
作俗語未必皆中又未必能不失前賢本意恐
不如只刊本書之為得也跋語匆匆恐難及成
則囑他為之可也

答李大成

竊觀來書近數百言而大要不過有二一則欲
得名以慰親心而求澁之相助一則責澁以正
士習排異教如古人之義有以知足下於身則
不免為親之屈於友則欲盡責善之道可謂盛

心矣然而於此始知足下之於澁實有不相悉
者多矣何耶今夫勢利之門爭趨競進或以相
壓或以相軋而不敢怨怒譏謗禍敗者以其不
得時據要人不駭其所為故也足下視澁其於
時世何如也其初起澁於病棄之中只是當路
一二名卿哀其窮滯而試滿救之耳及其扶病
西來望實落落人固有指點之者不意復有此
超擢之命又講席未暇暖而已以病罷其任
矣然猶竊祿冒名僵臥逆旅其視得時據要之
人其氣勢風焰何如也如是乃欲為足下羣趨並

進於執權之門以相壓相軋則其取譏謗固不可慮而怨怒禍敗保無駭機之發乎此似不相悉者一事也古之君子雖貴於得時行道然未
有不得於己而能行於時者其或學未實得而猶能奮於世者必其材分之可恃澁自少多病
為學鹵莽妄得科第其行已處身最出凡庸之下人亦以是視之矣及年齒衰暮幸因病間始
取古人之書而細讀之潛心玩索有以真知秉彛之天不假外求欣然會心之味其樂無窮實
有以是終焉之願但以病深精耗躬行之功不

能篤專故略無有得於心而見於行也恒自愧嘆何圖復出此行於世應事接物之際自覺與
靜中之見掣肘矛盾其無得於己可知矣人更視之其有異於昔時李某乎以前日凡庸之李某言今日未躬行之古道人豈信之哉於吾豈
不可愧之甚乎吾聞之不誠不能動天夫實得於己始可謂之誠以未可謂之誠而指陳得失
其有能動天乎雖然居官者當言而不言其罪大矣吾之有得與無得有時而不敢計矣但彼
時則所謂不當言之時也何者當時 朝廷所

爭非爭佛法之行不行乃就度僧中節目之尤
害於國政者爭之耳若其佛法之行固不能
爭於前日今不可出而復爭矣是時任成均之
職者欲從朝廷而只爭度僧一節事則是反
嫌於助佛教之行欲抗論佛教之非而欲去之
則是非可乘之機是以非徒滉不敢為學生亦
不敢爭也未知足下之意以為何如韓愈之論
佛骨千古一快然以僕今日之所學與材分又
失其可言之機而欲效之則不可也此又不相
悉者二事也至於正士習一事一日坐臯比則

一日有其責其敢忽乎只以無得於己故無感
於人又不久而將去之武陵松岡其仕館也既
窄而至亦不甚以訓迪為務斯亦滉也主教曾
而無狀故二公難於致力而然也既不得言又
不能效職此滉所以一日不安於職惶愧跼蹐
之至幸天脫羈負稍為得所矣春來若得蒙退
得尋古栖病攝之暇少復溫理舊書則幸之幸
也滉復有一說古人悅親不必以官爵尹和靖
母所謂吾知汝以善養不願汝以祿養此之謂
也故能無求於世甘與草木同腐侯霸之妻猶

不恨其子之蓬頭歷齒何況區區一命之霑乎
混恐足下不能釋然於此故未免上貽大相之
念也幸勿掛懷以待天命判相雖牽勢未圖實
未忘足下之事豈無諧日歸人夕來告辭夜燈
草率殊未攄抱

重答李大成

拜頌立春後二日書謹悉辱答前後書狂妄迂
闊之語非徒不以為罪而反自謂因有所感悟
云其文義風節皆有可尚以如此材器而不早
知自重之道及其晚屈又不為反求古人以益

修補顧乃欲與衆人同其波不得則又不免鬱
々而發傷時悼俗之言是其前後所為豈不自
相反耶此混所以為左右惜之者也然已不能
脫俗而如是云云真可謂同浴而譏裸裎也混
欲辭退者千非他萬非他不材故也多病故也
今不責以速退而勸之留尤非所望於知己也
自餘情緒縷縷非一不敢每披也未間萬加珍
愛

答李大成壬子

僕隨分汨沒已作塵後人而自徒有失己之嘆

每抱增病之憂奈何到今深悔作過冬之計今
聞家鄉頗稔野興轉濃而名韁掣人使不得與
君對菊英而倒稻香宜乎誇張於我也然來書
既自云已作清真一老而猶有雲泥之嘆是恐
未免疇曩心跡之尚餘也

再與李大成甲庚

昨日 經筵又有 啓云李某 命召甚美事
人皆欽仰但恐難於乘馬欲依 中朝乘驕之
例云云時未有 發落事伯榮昨昏自人直所
通報未知是何員所 啓亦未知厥後 依允

與否惟 朝廷所以推重之意如此不勝欣慶
之至然人之所見不同縉紳中亦或以為遠道
召致非所以優老之意者或以為暫來則好或
以為不來無妨難可指一然而細審物情雖堅
守素志人必不以為傲世而然也惟當量氣力
審時勢而處之何如夜聞伯榮之報公輔行忙
未及修狀于令前而草此奉告幸以轉達為望

與李大成暨諸昆季乙卯

澗昨來溫溪行祠祭今宿孤山齋舍明日入于
清涼山要就寂寥為養病計不謂諸幼少輩多

欲追入勢難禁絕反致撓閑貽山僧之憂奈何
朱書寫至幾何前因大成臨語知愈意頗諳混
惑於語錄等無味之書要抄要謄致煩愈左右
為病云云混殊為悚汗悚汗混向謂以愈資近
道惟未曾看此書故不屑於此若今因此事看
此書久久駸駸必皆不知不覺而得此嗜矣今
歷數月而大成左右則全不顧而要討杜詩看
公幹左右則已生厭而要付大用左右為曹司
之厄無乃與混前日之所圖異乎陳簡齋詩云
莫嫌啖蔗佳境遠橄欖甜苦亦相并此本言涉

世之味而為學亦猶是也初間須是耐煩忍苦
咀嚼玩味不以不可口而厭棄之至於積功之
多漸覺苦中生甜歲月既深則蔗境之佳當自
漸入混固不知蔗境惟甜多而苦少故力病而
未忘也今不待甜至而欲議橄欖之苦且訾混
嗜甜之惑殆非所望於貪侍輔仁之意也

答李大成諸昆季

專人遣書涉漲來問尤深踈踏邇英之除豈非
英者所堪今朝得京信乃知前此又有大大不
近之事 旨下本道云不知此是混何等運厄

致此等狼狽事耶欲逃不可憂追奈何然此事
雖甚駭恠自義分言之本無甚難處只得因辭
以得免為期而已但京中親舊皆以為不可不
來謝 恩以今之物情世道遭此變故其間處
之得宜使不甚駭世而大不得罪於義分極難
其曲折奈何駭世亦所不患但以混愚下之分
亦安得都不計耶碌碌如此得名如彼真可笑
愧耳心事方擾行期何卜仲舉累書今略報去
有便傳寄為幸

答李大成戊午

入京後連有歸便累附信札想已領采惟不得
惠音為嫌數日前豐基貢吏賣到九月廿四
日書并古詩一篇乃大得所望非但痛叙別懷
所以策勵駕懦者甚切至讀味累日令人增氣
感幸感幸僕慮事不周自納身於不可如何之
地瑣力當重負筋骸不支顛踣後已他尚何言
哉才既不能有為於世區區素志又不能守而
淪汨至此其於故人責望厚意何以當之杜陵
所謂取笑司學翁浩歌彌激烈者與吾今日之
事事異而辭同益可嘆愧欲效顰頰意勞憊心

熱怯用精力只以途中兩律代呈亦可粗見其
懷抱也賀淵豹直多日昨始相見詳聞到彼款
集等事亦為之悵然遐想也冬間若解此職投
散地明春或可斂裳而歸未知能如料否雪寒
加愛不宣

與李大成

滉卜得陶山下搗息之地最是晚幸而未及結
屋邊有此行一何造物者之多戲劇耶其地雖
已占斷自度事力了然未敢出意營構蓮僧乃
奮力擔當其事是則一奇遇也滉來時面約蓮

僧云先燒瓦後結屋前月中得寫兒書蓮意欲
先結屋開春不違始役屋舍圖子須成下送則
於冬月無事時稍稍鳩伐材料云云滉思之蓮
計似倒著然堯以萬乘之尊尚茅茨不剪而可
况山人隱約盤旋之所寧辭姑草蓋以待尾乎
又蓮之續以燒瓦雖未可必要以眼前突兀見
此屋為喜故欲聽其所為已成圖子送予寫令
招蓮示而說之不意寫以其外家葬事下去宜
春不見其圖也寫還當在歲除春初之間雖來
見圖子冬時已過了且其圖未免踈脫不可用

今改寫一圖下送但直付蓮僧必未曉破念惟
悟翁與月川趙士敬在陶山相望之處他日屋
成杖屨來往必先必多於溫溪鳥川諸君其指
授蓮僧以結構規畫宜無外視之意故敢以呈
浼須速招蓮詳細說諭使其心歷歷知得而為
之如有盛意未穩處亦望招士敬與之消詳示
及為佳其所以堂必南向正方位便行禮也齋
必西偏對園圍尚幽致也其餘房堂厨藏門庭
窻戶皆有意思恐此制不可易也尚邊三間梁
與楣長皆八尺北邊四間楣與南同而梁長七

尺以其後有假簷故也其中東西二間梁八尺
楣七尺如此則其庭甚小如斗然此二間須極
低棟短簷使猶可以納明則庭小何妨况堂齋
之用皆不向內庭但今可取明於厨竈等足矣
如何如何精舍之名姑就山名取弘景隴上多
白雲之語稱之未必為定號也壽樂堂擬其欲
如此云耳非今欲併成之古人未成屋而先立
名號固有之故戲效之耳澠明春歸計懸懸時
未定早晚若吾未歸前就役須煩往與寓相度
議處庶無後悔又幸之大也

答李大成壬戌

雨則正當其時但此間禾穀似難於豐穰是可慮耳明日之會今刻士敬亦遣書來報此年此日果不可虛度會意甚佳會處禁鬻之避不可改也汾川雖好水中多石夜舟有礙莫如風月潭之俱全故已報士敬當會於彼矣但所慮雨勢如此或未快霽則反不如汾川有亭樹可庇避也故亦以是意兼通于士敬大抵匏尊真率之會臨時遷徙有何難乎夕食過後著鞭過門並轡為計照遲

與李大成

近日何如滉今日出來梅花落盡眾綠爭敷亦自有趣但道主初九間當來云似有相訪之意又不免一番紛擾殆非天放閒逸者之所能堪也可笑

答李大成

承東慰寂前日雖受公給看竹聽琴所得亦殊不惡近日獨栖觀雨觀漲奇變千狀足娛病眼但壇塘新砌不牢並為山泉暴齧頽壞狼籍西湖淇澳兩君幸免而江城僅移安於傷損之餘

淨友則雖存一二無術可保誠恐伯仁由我而
死良自惋懊山泉一番肆壞之後洗新清激鏘
鳴金玉儘可一來共聽因聞溪齋靈漏有妨書
籍明間當入理曬未的復出在何日也餘俟面
笑難以書傳

與李大成

錦翁喪畢萬事已矣未遂一奠鷄黍承示復為
之哽愴去夜無故夢悲心獨恠之今乃知聞此
之兆也前來葡萄兩幅奉還照領

答李大成

病逋微臣遇節益愴昨送花栽亦知非時適因
僮奴踏損其枯莖慮或損及其根故掘根看審
而更裁思公素索剔取其半而呈之耳陶山懸
念日日只緣無興又漁梁未罷令僧罷漁則來
報報尚未至遂迫寒凜似難往栖近以寄竹一
事某日當出出當報知墨卿勸令就前可與切
悃不具

答李大成

昨日偶乘肩輿出江舍梅或落或開杜鵑亂發
山杏亦如之虛堂對雨終日悵望而返光陰不

皆略從容而賞心樂事一何未諧之甚耶
簡訊近事荷意良厚拜疏以來日望恩許昨
昨忽奉下旨非但不俞語加獎責極於重大
皆出御批云不覺心魂飛越求死無路奈何
奈何然除二相後辭狀未入
啓云此狀未
啓前固無徑許之理未知狀啓後如何耳
年來困躓此際尤甚終必得罪而後已矣閔右
相十八日無病暴薨非獨為私家痛曾於滉有
論揀之力今無復有此入尤增慟惜

與李大成

看大成意似欲變揖為拜此尤非相悉之意也
君於我以友相處已久豈以爵秩崇卑有變於
朝夕游從之間哉况所謂爵秩者如片雲在太
空隨風過去初非我有君以為我所存耶藉為
君不取

答李大成

示索四季擇品移栽送上不學筠軒靳惜一竿
琅玕與人也但恐新抽嫩芽或致枯損須令勤
勤注水勿使見日為佳索詩適未記全徐當思

得則寫呈

答李大成

昨見梅詩雖未免間有踈處然能逞氣放言往復恢恢無老人枯淡之病可喜今示添入一句未端隱義因此可見亦喜欲放顰眉中無好意思恐強作無由得佳致也陶梅近報云二花破藥不知何日開遍玉雪枝耳

答李大成

阻音承慰 霈恩蕩雪普徧存没而家兄亦在其中九泉之下未知知與不知悲慟之極無以

勝堪無以勝堪公幹今公得丹陽可喜但聞殘弊特甚不知何術可捄反深憂慮僕日覺昏憊怯寒於未寒之前兀坐送日以是成此阻闊可歎

與李大成

天未悔禍 國運屢厄前 喪甫訖 大恤踵

作痛裂五內哀纏三韓混道病入城尚未謝恩而遽罹孔棘號絕奔迫罔極靡措病覺日增不得已呈病才到卽如是甚愧無狀歸計當在山陵畢後而凍寒難歸其前徑去則有未安深

為撓悶不一
答李大成
示喻箭樓面別之約幸甚其所責誨之意亦至
勤懇感荷深矣滉非不知必欲遂願之為未安
但恐後世君子之論將比我於攘竊人物而不
還者豈不愧懣而思及未死之前得免脫乎然
君之於我尚不矜恕而有此言况他人耶

答李大成

日者抽身孤往玩水尋山秋興滿目野菊明香
令人意適忘倦不知蹇驢之蹉蹕也凌雲臺清

絕縹緲異境可愛半日夷猶招其旁近諸人則
必不能任意脫去歸途狼狽老病何堪茲致看
竹不問主人如有恠者以是告之幸甚葛仙之
遊寤寐佇思念後雖遲當依示但又聞安東兩
官近欲來訪不知定在何日恐或連作掣肘也
若不禁興發則或又作孤往亦未可知耳

答李公幹

近連獲書示意勤悉感刻無已信後歲換新社
益崇瞻賀局喻滉之無似亦需王春之澤與
氓庶熙熙但無計去病自深撓悶耳松岡令公

萬里初四不以一字問病舊死生而首以極難
之事欲驅入於狼狽罔措之地是可謂相知相
愛之情乎如或見之為致某不得不怨之意但
尤不可知者松岡在前聞此等苦言例以為戲
言而不肯聽信徒使入仰屋長歎而已何況於
他人敢望其能相信乎邈無面晤之期惟以時
珍重

答李公幹

前發妄言正觸不怍之戒方切悚反墜書見賞
何幸如之然某言不顧行輕肆之罪依然故在

也但混以極陋極病之人知一無所益而空好
此書可謂成癖也公雖以懶慢自誇靜中披閱
揮寫介然之頃安知夫不覺其失中而墮落於
此癖之中乎既然後將不假貴某而曹司亦可
免其厄矣日祝日祝奉化義興進士亦祝同落
於此癖則庶無旁觀而指笑也不宣

答李公幹已未

人還獲承垂報知去臺務作庾隱是亦宦路一
滋味想金竹窻清風高臥盤礴不羨羲皇上人
馳賀馳賀混病 朝廷已知其深劇伏謂初癖

可以得解而有 肯如此又聞物議多有異同
不勝悶迫之至不得已再上辭狀欲速則恐以
太速為非欲徐則又恐以太慢為罪持兩端日
夕惕厲奈何遷 陵一事不知緣何有之承聞
以來身不帖床仰深煎燭汾川皆安大用亦來
近以病未得數相還往是為恨耳邈無晤對之
期惟珍愛萬萬 答李公幹 寵命存沓陞若踈撓慰人鬱
望况在友好鄉間之情欣賀曷喻澁薄相多譽

雪上加霜輾轉蹭蹬披瀝頻煩得蒙 恩遞庶
免道路之斃仆 天地鴻私感泣之餘固知所
以為心但作闕之 教恩肯之亦又不勝惶駭
失措此身無狀猶未投安於本分奈何奈何此
間早災方酷人將靡孑而月初旬得雨焦穀多
蘇人始有生之望然水田全棄者過半其他
列邑赤地無物人盡嗷嗷待死勢必羣盜大起
不知 國家將何以救之思之至此夜不能寐
苦事苦事奈何奈何

與李公幹暨諸兄弟

想各佳勝僕寒疾往復猶甚腰患間作眼隔花
霧無聊可知今公幸來當逐日相從而相望落
落如此悵悵悵悵四鞭當在何日未前欲會晤
可於何處耶大先生平日好於山間水曲班荆
野話此事久廢今欲修之漁梁以上禁巒所在
當避瓜履之嫌梁下有可處乎聲洞口青石礮
頗佳亦與漁梁迫近賀淵上白沙洲當有潔淨
可愛處其可於此否聲洞內一處往時得一小
丘可坐但其丘正在人田中恐禾損有礙耳若
諸皆不可則當就晚對或愛日須食量示謹叩

答李公幹

開晚對豎裏竹君太盛因衍摺移取兩竿於陶
山自今可使食無肉矣只恐主人以不先報知
而徑取為責耳如何如何未期面披臨風悠想

答李公幹

歲暮旅病中忽擊手翰開鬱滯愁荷幸荷幸但
審有賦歸之志米鹽之冗雖或不樂如無他
故恐不必悻悻然也如滉求退未遂畏寒龜縮
事多未安苦待春和只以檀公三十六策中之
第一策為身計耳

答安東府官乙丑

前者有兩大喪皆所親經老病昏忘細微曲折
全不記憶深用慙罪所疑數條中麻帶布帶家
禮五禮儀齊衰皆用布帶則恐當用布也五禮
儀只有麻帶之文而不稱布帶者其上註中有
內喪則齊衰之語既云齊衰則布帶在其中故
不別言布帶耳疑禮曹未及詳察仍以麻帶外
移也今言齊衰則麻帶亦在其中矣

駮網巾段匭頭燕居服出入服馬
裝

右件事禮官既不言處之實難然嘗見朱子君
臣服議及答黃商伯余正甫等書所言則今之
五禮儀所定國恤臣服似依朱子說參酌而定
之也其答正甫書有曰燕居許用白絹巾白涼
衫白帶云云以此觀之燕居只白衣布木皆不
妨帶或條或布皆用白冠則疑卒哭前布裏笠
卒哭後易白駮網巾則雖布裏紗帽中不易但
段匭頭不可不易凡華盛之物皆去故也笠纓
用白布木之類似無妨如何如何鞋履宜用白
出入服京官皆著衰服外官恐與京官不異也

馬裝諸具中華盛者推處之或易故件或雖塗
裹恐亦無妨然此昏妄料如此深覺未安須博
謀知禮者處之至當至當出入別制生布直領
似無妨然時王之制無所據未敢定行君
喪古云方喪實與親喪同之後世廢之久矣盛
宋猶未復朱子慨嘆而有議其後稍復而亦
朝尤謹然尚多遺制私中難以一從古禮

答金季應

丁卯

臨行不遂面別恨不可勝續奉雷寄手翰備審
示意慰且感荷無以為喻顧以澁心事太乖訖

未修報愧罪何極示督碣銘以平昔契義言之
何待懇索而後為之前既累書今又遣嗣胤涉
冰雪來叩崔羅之門澁雖頑固心非木石豈敢
有負於幽明之間哉第以自去秋妄婦之後咎
責塞兩儀上自播紳下及都鄙毀藉藉至此
於禽獸異端豈有人得罪時賢若此而敢抗顏
冒恥為他人作傳後文字耶以是惶慙金顯卿
令公求得其母夫人墓碣不得應副而還之如
此者非一今豈可為公作此文耶况有千萬意
外召命重疊雖因姑徐之旨而偷度時月

惶怖憂悶為何如也混於此際得保喘息亦云
幸矣何暇他事茲以未從盛意深負萬萬前來
三行狀當附令嗣還上於微情猶有未忍俟後
日終不可為然後還之未晚姑未果伏惟尊諒
恕貸至祝至祝

答趙大字

容靜菴
之子

送示先大憲先生行狀捧讀感痛無以為心令
人歎日如醉謬囑碑文所當盡死力為之第以
混自少多病不學不曉文章體格方在盛年人
未嘗以此等事相期混亦不敢有意於其事逮

此老昏瀕死之時豈可強其所不能反以此等
重事自任乎故人或來求一切不能聽從今若
獨作些文字則前辭者衆怨朋興後來者無辭可
拒極有難處之勢以故反覆思之不得依命不
勝愧負萬萬且非但如此伏觀狀中所載事實
殊為踈略誠使有作豈可令盛德懿跡終歸於
如是沒沒無傳乎故混愚意為公之計欲彰傳
先德宜先益廣訪問賢者識其大下者識其小
搜求既勤必多有所得然後裒聚商酌疑者去
之信者取之添入狀中庶幾狀文所載實蹟完

備以此更求當世兼筆諸公處瀝誠祈懇必有
應副撰成者矣混所聞一二條錄上須依此旁
求數年之間切毋以欲速成而仍前鹵莽也幸
甚幸甚孔子曰欲速則不達前聖之言豈欺人
哉伏惟照諒行狀謹附賢姪回納拜惟視至

別紙

會寧府城底野人速古乃者潛與深處野人通
謀來犯甲山府多掠人畜邊將將治之亡去戍
寅南道兵使密 啓速古乃於甲山近處潛住
來漁獵徒衆難捕請出其不意發軍掩捕 朝

議先密諭于本道遣李之芳同監司兵使捕獲
置法 上御宣政殿賜宴及御衣弓矢三公及
該曹知邊宰相環侍先生時為副提學請對進
曰此事譎而不正殊非王者禦戎之道正類盜
賊穿窬之謀以堂堂 大朝為一么麼醜虜敢
行盜賊之謀辱 國損威臣竊恥之 上即命
更議左右爭進曰兵家有奇正禦戎有經權臨
機制變不可執一論也詢謀已同不可以一人
之言遽改也兵曹判書柳聃年進曰耕當問奴
織當問婢臣自少出入北門彼虜之情臣已備

諳請聽臣言迂儒之言勢難盡從 上猶不聽

諸宰樞皆懷不平而罷

戊寅年臺諫請革昭格署累月 不允弘文館

亦逐日論 啓先生時為副提學一日率僚員

詣政院告承旨曰不蒙 允今日不可退家日

暮臺諫皆退玉堂仍留不出終夜論 啓至鷄

鳴得 允乃出

狀中所云靖國功臣之無績濫授而被論者是
指何人須聞見得實又須審問其因此激成禍
端之言虛實如何 中廟末年從臣昭雪之言

仁獻朝臺館學生請復職疏章首末及依

允復職時月右等事皆當詳悉考錄

答趙大宇 戊辰

示取行狀草定有年但以輕出恐有後悔故未
敢送呈今欲附來使出而讀之尚有當改處既
送則難可追改姑復留之改定後送于京中本
宅俾之傳上為計但今 召命疊下病未趨赴
惶恐憂撓似未及期當俟得便即為不至廢忘
也

既修書更思之千里之遠三次俾來又復空

手而歸至為未安革豪及考據事實一紙同
附來使送上未足發揚先德祇為玷累惶恐
惶恐且未正書尤愧不敏傳寫後須還此草
至望

答朴子進漸

壬戌

僕於足下曾所面款及後來得書所云每嘉志
趣之誠確甚不易得也然而猶未知平日為學
端的用工處多在何書其用工來所得何義所
疑何事若真實著力研窮著脚推行積漸積久
其間必有所深喜亦必有所深疑可指出以與
同志往復論難者惟如此然後庶乎有益於彼
此苟為不然嚮道之意雖切願學之志雖懇實
未曾下手用工讀書泛泛度日悠悠義理未精
不審其如何而可精踐履有違不審其如何而
無違徃徃環顧其中與不學之人初無相遠徒
以是慨然發歎各自責於對眾言談之間朋
友書尺之際竊恐非但無益於此學反以取笑
於流俗非細故也誤非有得於學者以足下向
學之意始終不渝而又未聞一句論學之說為
可疑故聊誦所聞以奉扣幸有可復因風垂警

何如不宜

答朴子進

示喻讀論語得靜味甚善甚善但聖門教人之法多在孝悌忠信之類而就言動周旋應接處用力不專在於靜處也且既云少無俱馳之心只安所遇之位是已到大學定靜安地頭孟子先立其大而小不能奪處何故更有出入之患及失言苟且等病耶得非涵養省察未免兩踈雖有俱馳與不安所遇之失不自覺知而云爾邪今欲治此病但以來喻所舉致知未盡居敬

不力者而反之則實體可見而心能作主矣其言果敢之力亦非可強作但知言養氣而見理必從聞義必徙則漸可馴致不知公意以為如何所冀勉厲毋畫不宜

答金敬夫

字宏口丙寅

往年在泮得見盛策一道信知名下無虛士中間寅緣幸會又辱枉過山室感幸深矣爾後雖無便再奉想味風義未嘗去予心茲承手札理趣詞彩粲然動人不勝珍服第所以稱道假借之者太不近似皆非妄庸人所敢當者豈故欲

獎誘薰沐而使之勉進也耶雖然言費忠信友
當切偲以澁老病鄙隘處身失當方困於羣疑
積謗之中乃不惠以規戒之藥石而反有云云
殊非所望於善導輔仁之地愛人以德之意也
惟增汗忤至如所云飛語者此何等不關事而
必如是費氣力分踈為耶凡人敢向人作傲慢
語雖曰凶德必有所挾恃然後乃爾若如澁者
空踈薄劣最出舉世人人下他無所知而自知
則甚明故平生未敢懷抑彼揚己傲世凌人底
心况可攘聖語以自抗而敢麾斥他人耶在他

人猶不敢况作曹南冥耶此間既無此語以左
右之高義又豈有造言語以告人之理古云流
丸止於甌臠流言止於智者若流言之可疑者
固止於智者今此語者無所可疑何待智者而
後止耶項者賢胤之來已聞其語但付之一笑
而已想南冥之經由彼中與之款晤其間此亦
必曠然不以為意也不知公何置念於其間而
為此耶同異之論來書盡之無復改評顧澁與
南冥生並世而未與之相接常切慕用之私今
其起應 召命又見其合於君子隨時出處之

誼其視滉老躓病廢膠著一隅而將獲罪者一
何相去之遠耶因來書語及其人不勝歎尚心
忪氣眩言未縷悉惟祈以時珍重

答金敬夫肅夫

字顯

滉頓首再拜滉年東身事顛躓病多曠廢修問
孝候久媿淹闕茲承辱垂僉書益深汗仄之至
仍審僉孝復支勝甚慰慕戀之私滉苟進難退
幾無以自返幸蒙天恩獲遂首丘之願感祝
無地示詢教條皆非愚昧所及其在別紙伏惟
僉照餘冀僉順變俯就

宇宏等考禮繆誤題奉祀於寫者之右今悟
其非欲改正而未知因練祭與大祥之日孰
為得宜

題奉祀名朱子家禮其下左旁本謂寫者左旁
非有可疑而後賢又有題神主左旁者今人多
主後出之說必欲不用朱子說尋常所未喻也
今若欲改固當於練祭改之何必更俟大祥而
後為之蓋大祥改題主時新主尚在几筵雖俟
其日改題亦與先世改題別一節次均是別一
次先事而為之恐無妨也

小祥別製服古也據家禮雖云陳練服而無別製衣裳之文又據禮記檀弓練衣黃裏註曰正服不可變以練為中衣承衰而已今擬不製服但作練冠去首經以下又以練布製承衰之中衣庶幾從簡而不失存古之意小祥不別製服朱子所以斟酌損益得時宜之禮如所示為之甚當

朱子云斬衰草鞋齊衰麻鞋字宏等考禮未悉成服時用素草鞋今似不可中改但按檀弓練有繩屨之文註云麻繩屨也欲據此小

祥改作麻鞋

小祥改作麻鞋禮有初未合宜者中而覺之據禮而改之豈有不可者乎混懵於禮學承問之及率爾奉報汰哉之誚無所逃免惶恐惶恐

答金敬夫肅夫

家禮祭饌有醋楪燹家三年之中只象平日用醬代之後日家廟常祭當如何又饌有鹽楪而不言設處丘氏儀節則鹽醋二楪並設於前一行而亦不設醬醬者食之主也於祭不設抑有何義

只一依禮文鹽醕俱設其設處且當從立氏然
凡飲食之類古今有殊不能必其盡同以今所
宜言之鹽不必揅設各就其器而用之醬則恐
不可不設也所謂象平日用醬代之者得之
禪冠用草玄笠是玄冠極未安五禮儀用白
笠俗用草笠不知何据今欲黻布裏笠如何
草玄笠固未安五禮儀白笠之制不知自何時
變而為玄冠也若此等事向也皆不能據禮變
俗今不敢硬說

告祭時果一大盤只一器否盞盤是盞臺否

一大盤盤中所設恐不止一器而已盞盤應是
盞臺

祝文云潔牲無牲云庶羞今或買肉則從無
牲例否如或殺牛則曰一元大武鷄則曰翰
音可否家禮祭圖牲無設處如用之不知設
於何所

牲不特殺則不可用潔牲等語士大夫廟祭不
聞以一元大武為祝詞假使一時因事殺牛非
平日每祭輒殺牛則一用此辭而後不用尤恐
不可也

禮云斷杖而無焚衰之文今人焚衰不知何
據曲禮云祭服敝則焚之衰亦祭服也焚之
似得或有據禮不當焚云者其說如何
澆所疑亦如來喻但若當焚之家禮何故不言
是未知耳

答金敬夫肅夫庚午

過詢禫日變服之節所疑果似有之然變服禮
之大節目若果祭而後始變吉服家禮當明言
以曉人豈宜泛然云皆如大祥之儀其無陳服
之文豈不以喪服之漸變者當陳吉服之即常

者不當陳也耶且既祭之後改服之節又當何
如而可納主而後變則是不告神以喪畢之故
抑未納主而吉則吉後都無所為於告神喪畢
之節恐皆未安也嘗觀禮經自禫即吉其間服
變之節殆有五六周禮文繁乃如此後世固未
可一一而從之故家禮只如此今若以尚有哭
泣之文純吉未安只得依丘氏素服而祭何如
何如至如上丁國忌之避不避無所考據尤
不敢輕說只在僉加商度之宜竊恐禫古卜日
以祭其無恒定之日可知退行亥日其或可乎

澆不學昧禮每於誤訪妄有陳獻極知愚僭不
加舟外復此咨問跼蹐尤深
雜記曰父母之喪將祭而昆弟死既殯而祭
同宮則葬而后祭祭謂大小祥之祭也喪服
傳曰有死於宮中則三月不舉祭今妹歸夫
家有年以喪來此死於是而殯於是則是同
宮也先妣禫事當為之三月不舉乎又卒哭
之前四時吉祭似不可行如朔望參謁薦以
時食之類可以行之無礙否

右禮益所難處從古禮則葬前未可舉行審矣

但此等事人家比比有之練祥等祭必依古禮
葬後而行或葬不得以時因此而廢大祭似甚
為難竟不知當如何亦在僉議善處幸甚

與吳仁遠 彥毅。庚子

發行之後適值連日雨下水路及登陸皆似多
艱失路還鄉本無情興重值此苦未知行色如
何兄求此日久熟視吾事吾之從宦在京其有
樂乎自兄下鄉寂寥尤甚欲觀書則病為之崇
欲開懷則無與晤言時時目擊庭花以資度日
耳兄之歸也想春釀方熟拍拍盈缸水菜滿盤

山巖飽雨對齊眉之案。皤腹果然飯已扶杖出
門。消搖於溪上。則綠陰滿地。禽鳥和鳴。東鄰西
舍。惟意所適。此樂何極。古人云。無不足兮。奚所
望。正謂此也。而向觀兄意。猶未免得失之嘆。何
耶。如滉平生事。與心違。繫祿于朝。如魚中鉤。
未能自脫。碌碌庸人之為。何足道哉。可愧可嘆。
向熱惟加愛萬萬。

答吳仁遠

甲寅

日馳懷戀。使至傳書。承審履茲秋熱。體況佳迪。
忻寫滯鬱。滉刑兵兩劇。與病作祟。今方在告計。

至晦間。當得就閒。但本欲因此間隙。乞假南歸。
而今則八道俱告旱荒。救荒之政。方急者。此風
色。雖至秋成。受由之禁。想必不開。則又不諧。歸
計也。去年雖饑。吾鄉則不至甚也。今聞赤地無
物。門族舉將流離顛踣。每一念至。不勝籲天之
痛。八道中。湖南沿海嶺南。閩境尤甚。云而倭釁
多端。難保鯨波之不騰。北方自草串構釁之後。
一次入寇。一次竊發。傳聞秋冬必大舉入寇。云
故備禦之策。廷中時方騷騷。大槩無兵無食。
雖有善籌者。豈不寒心哉。宜寧家事。不可道。

計無所措天下安有如此之事乎皆緣此展司
禍愚蠢惑邪稔成悖惡至此極也似聞吾兄與
趙有瓜葛未審曾得其事之首末耶今趙門欲
脫其妖之罪反誣許士廉為爭財陷弟云其誰
欺欺天乎士廉常時雖不為無過之人此事則
非士廉之所構十目十手豈可掩乎此事之出
數年矣一家恩掩冀欲改革百般譎而妖惑
相遭非惟不改益肆其惡終至敗露既露之後
妻母及士廉欲令混圖囑於推官與監司開其
生道混反覆思之此事為極難者欲救則害義
欲實則害恩况大罪詞證情節自始至終一毫
不容偽飾豈請囑所能及哉以是答之實未嘗
一紙干圖也今示都事謂混簡到監司處甚為
驚恠此必都事之誤聞也然於心甚未安扇傳
去酷之風藤鼓臨池之興遙荷厚意惟冀衛番
萬重

與南上舍弼文。丁卯

兩日論心得所未得多矣且反覆尋繹所纂輯
書用功甚深向來所見所聞中未有如此之比
歎尚歎尚但於序中稱網稱目處愚兄不穗不

如先說幾目而就目中約之為幾節如大學平
天下章之分節乃為穗協矣且於卷首大目錄
易解法及逐卷各節各目下一一皆云第幾節
某目某說乃可使人舉眼便知纂輯之意瞭然
故敢用朱筆依右標書以上僭率知罪知罪如
於盛意為可則依樣更寫一二通混亦欲俟更
寫了後再借一通來謄寫以看是切是切不宜

與李景昭文奎。丁卯

近連見子休子中知己外除無事向慰向慰混
僅保病軀就中似聞孝思無盡欲於祥禫後仍

不毀廬室以作居室恒處其中朝夕上食就墓
前行之不審此禮何所據而然乎若使先王制
禮可不顧而直情行之曾參孝已無除喪罷上
食之日矣以閔子騫之孝除喪而鼓琴切切而
哀曰先王制禮不敢過也今君欲行曾閔所不
行之行以為驚世駭俗之事不足以為孝適取
譏於識理之君子豈不可惜之甚昔後漢趙宣
以親墓隧道為室而居其中行喪二十年仇香
按得其腹中多生子怒而治其罪今君廬室雖
非隧道之比以事言之亦趙宣之類也世或有

如仇香之賢安知不以為罪乎千萬深思速改
以就禮制不勝懇望

與尹安東復

昨蒙辱臨弊陋仰感無已未審險路旋旆何如
就中有一事失覺察不敢不追白惶恐在前或
值忌日待賓自謂以已忌之故待賓以素饌已
為未安若受賓饋肉留為後日之食尤非所當
故例不敢受昨當拜受單時不及致察至暮乃
知其中有獐鰕等物如以既受仍留則非徒前
者成虛後難復辭謹遣人奉還二物於下人伏

想俯諒微悃不以為恠然已不勝其悚汗伏惟
鑒察不宣

答金季珍

往者辱書始信被言之由晚入玉堂想非本願
則雖旋復罷出何足為病鄙意但當自反於已
吾身果有可毀之實時論當矣如其不然而或
出於憎嫌之際於我豈有損乎前者屢進苦言
只欲左右勵出於平日以銷曩者悠悠之謗假
使更遭誣言語可有恃而不以介懷今見來云
不無慨嘆之意何耶松岡重被物論想亦多非

實之言然亦當反躬自省益修德業以期遠大
不知松翁自處如何樂官之長吏隱非惡可以
優游勉業千萬勿以外事縈心幸甚滉腹中痞
脹往往頓劇無復更進都下之期而西樞尚未
聞罷愧蹙日深邊圉孔棘未知底處古人所遭
於身見之奈何奈何惟各珍重以望後日不宜

與禹益之

彥謙

○癸亥

秋

滉以先祖丘壠有修治事與族人會奠到此伏
見惠賜祭需床具滉以散人敢用官辦以祭先
人深所未安而不承厚意亦非所安故不敢辭

謹當如惠方深惶感之至復聞明日城主欲枉
駕來見云此則尤不敢當此間事與他會不同
衆族皆會數處行祭祭後飲餽非但日力不足羣
會之處未免有雜亂紛擾之弊若城主來臨則
微末化民等皆不敢預入其於數十年一會羣
族之情皆未洽然滉雖以得拜顏範為幸私情
所礙有如上所云云者不敢不以披白伏望俯
察下懇勉停辱往之勤不勝至仰

答朴上舍

光前

尹秀才

欽中

秋

所諭十寒之云誠然誠然大抵道之浩浩何處

下手惟聖賢遺訓才方是下手處而就其中求
其至切至要莫先於朱書苟能以為終身事業
使此箇道理時常在心目間不敢廢墜則庶幾
得見人生一大歡喜事不但如老謬徒攬虛聲
而卒無實得也目錄蒙許寫惠幸甚但此未了
之本切勿示人前浼拙句有改動數字別紙呈
上

退溪先生文集卷之十五

與奇明彥 己未

別後一向阻聞聲塵歲忽改矣昨見朴和叔幸
承附問之及深慰企渴仍想榮歸以來履趣日
益珍茂外有變更而內加省養無非進德熟仁
之地其樂詎有涯耶混一昧所向觸事成誤病
轉深痼而恩愈荐加瀝懇乞免率歸於虛空
無益工曹雖號無事豈吾養病坊耶則行謀引
退又不得不為無狀如此時論尚不以退歸為

然處世之難一至於此奈何奈何頃者雖遂既
見之願倏如一夢未暇深扣而猶有契合欣然
處又因士友間傳聞所論四端七情之說鄙意
於此亦嘗自病其下語之未穩逮得砭駁益知
疎繆卽改之云四端之發純理故無不善七情
之發兼氣故有善惡未知如此下語無病否又
聞與王龜齡書古人字誤合為克字舊疑頓釋
孤陋之所資於博洽者已多於傾蓋之日況得
與相從則何可勝道哉所難料者一南一北或
成燕鴻之來去耳曆日一部呈似可副鄰里之
求欲言多矣遠紙不宜惟愛加重滉頓首

答奇明彥

春初一紙遠付南鴈未幾東歸潛深伏隩京信
且不得時聞况於湖南更在千里外耶中間問
知公來都下欲為一書致意而復計公方困一
新字滉亦自困於積病無暇修人事但每以子
中之來擬聞公之動靜而子中又遲來及至前
月旬時子中伴來始獲承八月望間兩書及追
寄三月初五日答書并所著說一篇其為慰釋
不可勝云因而反復三書之意見公傾倒於滉

而又令人慨嘆無已也大抵出處去就當自決於心非可謀之於人亦非人所能與謀胡康侯所見卓然可法第患平時理有所未精志有所不剛則其所自決或不免昧於時義奪於願慕而失其宜耳今觀來喻之意自謂學未成而遽出恐仕宦之奪志欲歸而卒究大業爾此乃古人之所難得而今世之所未見澠所以為公斂衽者特深而亦不能不為公憂且懼也姑以澠身親經歷者言之澠少嘗有志於學而無師友之導未少有得而身病已深矣當是時正宜決

山林終老之計結茅靜處讀書養志以益求其所未至加之三數十年之功則病未必不痊學未必無成天下萬物如吾所樂何哉顧不出此而從事於應舉覓官以為我姑試之如或不可欲退則退誰復絆我初不知今時與古時大異我朝與中朝不同士忘去就禮廢致仕虛名之累愈久愈甚求退之路轉行轉險至於今日進退兩難謗議如山而危慮極矣嘗自念山野之性雖不由爵祿之慕而學不明理昧於時義一誤其初後雖有悟難於收拾以至此然而

猶有可質於古義者身病如許國人所共見天地鬼神所共鑑非有託也若在公之身則處之之難又有甚於滉者既辱見謀不得不略陳鄙意公以英拔之氣棟梁之具未出而名播遠邇始出而一國盡傾長途逸駕發軔伊始而身非有如滉之病持此欲舍而退藏時人肯舍公哉時人不舍而已欲舍之愈舍而愈不免雖欲如病臣之屢乞辭退不亦難乎人之歸責無亦有甚於責病愚者乎此滉所以為公憂且懼也是故為公之計當其未出世而早決其志則學可

專而道可得雖由是豎赤幟於一世為東方絕學之倡蔑不可矣今既不然而應舉覓官矣又既屈首忍辱而行免新矣始乃謀之於人欲退而畢願無乃見事之晚而所謂違俗就已之願素定於心者恐未可以必得也來喻曰處世之難亦患吾學之未至耳吾學若至則處之必無難矣此固切至之言也而所示四端七情說其所造亦可謂邃矣然而自愚揆之高明之學有見於正大廣博之域而未融貫於細密精微之蘊也其處心制行多得於踈達曠坦之意而

尚欠於收斂凝定之功也故其發為言論者雖甚超詣而或不免有出入矛盾之病其所自為謀者雖非常人所及而猶未脫於安排前却之中則其於擔當一大事佩負一大名以處於衝風激浪之際何可謂無難乎夫士生於世或出或處或遇或不遇歸潔其身行其義而已禍福非所論也然嘗恠吾東方之士稍有志慕道義者多罹於世患是雖由地褊人澆之故亦其所自為者有未盡而然也其所謂未盡者無他學未至而自處太高不度時而勇於經世此其取

敗之道而負大名當大事者之切戒也故為公今日之道勿太高於自處勿遽勇於經世凡百勿太過於自主張身既出世而許國則何可專守其退志以道義為準則又何可有就而無去直以夫子學優仕優之訓為處身之節度而精審於義理之所安其行於世則職思其憂之外常須退一步低一頭而專意於學曰我學未至何遽任經濟之責乎其違於時則一絲莫管於外必須或乞間或圖退而專意於學曰我學未至靜修進益今其時矣如是久遠為期

一進一退莫不以學為主深知義理之無窮常
歉然有不自滿之意喜聞過樂取善而真積力
久則道成而德立功自崇而業自廣向之所云
經世行道之責至是始可任矣竊觀來喻意在
於欲退而滉之言兩持出處之說其無乃見斥
為世俗常情同於鄭生之為公謀者乎鄭生之
見固有所未至而其言未知其何如也以滉所
見豈不知勸公之高翔遐舉一往不返以應古
人隱居求志之義可出於常情之表為甚快樂
也顧嘗聞之朱先生與門人論程子不請俸之

事其意若曰今人若由科目入仕者不得不以
常調處之今公既失堅臥於初又非病廢於後
而入仕由科目則為公忠謀者安得一切以出
世之事奉勸乎或者鄭生之意其亦出於此否
乎雖然滉之此言一蹉則入於安常襲故隨俗
俯仰之陋必常有不可奪之志不可屈之氣不
可昧之識見而學問之力日淬月鍛然後庶可
以牢著脚跟不為世俗聲利威風所掀倒也不
然味無味而無得鑽彌堅而不入少間不免心
懶意闌志慮四撓而世俗利害禍福之說又從

而怵迫恐喝寢銷寢鑠則其不變其初服而以
諧世取容背道趨利為得計者鮮矣是尤可懼
之甚者也未知公意以為如何本原之地下功
滉方此求之而未審其可否今承俯詢敢舉以
取正焉聞之心為萬事之本性是萬善之原故
先儒論學必以收放心養德性為最初下手處
乃所以成就本原之地以為凝道廣業之基而
其下功之要何俟於他求哉亦曰主一無適也
曰戒慎恐懼也主一之功通乎動靜戒懼之境
專在未發二者不可闕一而制於外以養其中

尤為緊切故三省三貴四勿之類皆就應接處
言之是亦涵養本原之意也苟不如是而且以
心地功夫為主則鮮不墮於釋氏之見矣如何
四端七情之辨既辱提誨不可無三隅之反瞽
說錄在別紙僭率為媿幸垂折衷且如心之虛
靈分屬理氣理虛無對等語但論以求安而不
示其所以未安之故不知回稟之說當出於何
旨故不為條報拜望垂示以發蒙鄙子中以護
送之命不意還都不及附音追寫此書因便
寄子中冀以轉呈但未知公已下湖南或猶在

都下而書之得不浮沈又未可卜也臨紙耿耿不能裁悉

別紙

鄙書多慮患之語似乎無端老生更歷世故之日多自然慮至於此幸勿為恠愚見此事極一生辛苦工夫僅可庶幾而舉足之始虛聲先播於世此古今之通患甚可懼也凡所願所學未為實得而人之處我已可駭不以聖賢地位推之則以聖賢事業責之若不知懼又受而自處則其名實未副之處不免有文飾蓋覆以自欺而欺人此勢所必至然則其未之顛蹶何足異哉故吾儕一為人所知所譽便是不好消息其驟有進用於時殊非可喜可願之事若至居要地為眾所趨則是決無善後之圖矣公在今日未必知鄙言之切異時身履其地當思此言願公留意慎密為上今日書札往復且可如此若公柄用魏顯之日散人亦難以此等閑言語往復矣故罄言之耳

答奇明彥

非四端七情分理氣辯

性情之辯先儒發明詳矣惟四端七情之云但

俱謂之情而未見有以理氣分說者焉往年鄭
生之作圖也有四端發於理七情發於氣之說
愚意亦恐其分別太甚或致爭端故改下純善
兼氣等語蓋欲相資以講明非謂其言之無疵
也今者蒙示辯說摘扶差謬開曉諄悉警益深
矣然猶有所不能無惑者請試言之而取正焉
夫四端情也七情亦情也均是情也何以有四
七之異名耶來喻所謂所就以言之者不同是
也蓋理之與氣本相須以為體相待以為用固
未有無理之氣亦未有無氣之理然而所就而
言之不同則亦不容無別從古聖賢有論及三
者何嘗必滾合為一說而不分別言之耶且以
性之一字言之子思所謂天命之性孟子所謂
性善之性此二性字所指而言者何在乎將非
就理氣賦與之中而指此理原頭本然處言之
乎由其所指者在理不在氣故可謂之純善無
惡耳若以理氣不相離之故而欲兼氣為說則
已不是性之本然矣夫以子思孟子洞見道體
之全而立言如此者非知其一不知其二也誠
以為雜氣而言性則無以見性之本善故也至

於後世程張諸子之出然後不得已而有氣質
之性之論亦非求多而立異也所指而言者在
乎稟生之後則又不得純以本然之性混稱之
也故愚嘗妄以為情之有四端七情之分猶性
之有本性氣稟之異也然則其於性也既可以
理氣分言之至於情獨不可以理氣分言之乎
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何從而發乎發於仁義禮
智之性焉爾喜怒哀懼愛惡欲何從而發乎外
物觸其形而動於中緣境而出焉爾四端之發
孟子既謂之心則心固理氣之合也然而所指

而言者則主於理何也仁義禮智之性粹然在
中而四者其端緒也七情之發朱子謂本有當
然之則則非無理也然而所指而言者則在乎
氣何也外物之來易感而先動者莫如形氣而
七者其苗脉也安有在中為純理而才發為雜
氣外感則形氣而其發為理之本體耶四端皆
善也故曰無四者之心非人也而曰乃若其情
則可以為善矣七情善惡未定也故一有之而
不能察則心不得其正而必發而中節然後乃
謂之和由是觀之二者雖曰皆不外乎理氣而

因其所從來各指其所主與所重而言之則謂
之某為理某為氣何不可之有乎竊詳來踰之
意深有見於理氣之相循不離而主張其說甚
力故以為未有無理之氣亦未有無氣之理而
謂四端七情非有異義此雖近是而揆以聖賢
之旨恐有所未合也大抵義理之學精微之致
必須大著心胷高著眼目切勿先以一說為主
虚心平氣徐觀其義趣就同中而知其有異就
異中而見其有同分面為二而不害其未嘗離
合而為一而實歸於不相雜乃為周悉而無偏
也請復以聖賢之說明其必然昔者孔子有繼
善成性之論周子有無極太極之說此皆就理
氣相循之中剔撥而獨言理也孔子言相近相
遠之性孟子言耳目口鼻之性此皆就理氣相
成之中偏指而獨言氣也斯四者豈非就同中
而知其有異乎子思之論中和言喜怒哀樂而
不及於四端程子之論好學言喜怒哀懼愛惡
欲而亦不言四端是則就理氣相須之中而渾
淪言之也斯二者豈非就異中而見其有同乎
今之所辯則異於是喜同而惡離樂渾全而厭

剖析不究四端七情之所從來槩以為兼理氣
有善惡深以分別言之為不可中間雖有理弱
氣強理無朕氣有跡之云至於其未則乃以氣
之自然發見為理之本體然也是則遂以理氣
為一物而無所別矣近世羅整菴倡為理氣非
異物之說至以朱子說為非是混尋常未達其
指不謂來喻之意亦似之也且來喻既云子思
孟子所就而言之者不同又以四端為別撥出
來而反以四端七情為無異指不幾於自相矛
盾乎夫講學而惡分析務合為一說古人謂之
鶻圖吞棗其病不少而如此不已不知不覺之
間駸駸然入於以氣論性之蔽而墮於認人欲
作天理之患矣奚可哉自承示喻即欲獻愚而
猶不敢自以其所見為必是而無疑故久而未
發近因看朱子語類論孟子四端處末一條正
論此事其說云四端是理之發七情是氣之發
古人不云乎不敢自信而信其師朱子吾所師
也亦天下古今之所宗師也得是說然後方信
愚見不至於大謬而當初鄭說亦自為無病似
不須改也乃敢粗述其區區以請教焉不審於

意云何若以為理雖如此名言之際眇忽有差不若用先儒舊說為善則請以朱子本說代之而去吾輩之說便為穩當矣如何如何

附奇明彥非四端七情分理氣辯

子思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此性情之說也而先儒發明盡矣然竊嘗攷之子思之言所謂道其全者而孟子之論所謂剔撥出來者也蓋人心未發

則謂之性已發則謂之情而性則無不善情則有善惡此乃固然之理也但子思孟子所就以言之者不同故有四端七情之別耳非七情之外復有四端也今若以謂四端發於理而無不善七情發於氣而有善惡則是理與氣判而為兩物也是七情不出於性而四端不乘於氣也此語意之不能無病而後學之不能無疑也若久以四端之發純理故無不善七情之發兼氣故有善惡者而改之則雖似稍勝於前說而愚意亦恐未安蓋性之

乍發氣不用事本然之善得以直遂者正孟子所謂四端者也此固純是天理所發然非能出於七情之外也乃七情中發而中節者之苗脉也然則以四端七情對舉宜言而謂之純理兼氣可乎論人心道心則或可如此說若四端七情則恐不得如此說蓋七情不可專以人心觀也夫理氣之主宰也氣理之材料也二者固有分矣而其在事物也則固混淪而不可分開但理弱氣強理無朕而氣有跡故其流行發見之際不能無道不及之

差此所以七情之發或善或惡而性之本體或者有所不能全也然其善者乃天命之本然惡者乃氣稟之過不及也則所謂四端七情者初非有二義也近來學者不察孟子就善一邊剔出指示之意例以四端七情別而論之愚竊病焉朱子曰喜怒哀樂情也其未發則性也及論性情之際則每每以四德四端言之蓋恐人之不曉而以氣言性也然學者須知理之不外於氣而氣之無過不及自然發見者乃理之本體然也而用其力焉則庶

乎其不差矣

答奇明彦

滉戊午入都之行極是狼狽而猶為自幸者以
得見吾明彥故也南來屏迹邈無再款之期而
馳溯靡已適得子中沂傳手書及四端七情說
而後喜可知也因修一書略見區區復於四七
文字有不能無疑處不敢苟同則亦粗述鄙見
以代就正焉蓋所以求直諒之益為發蒙之地
不得不然而其事則殊甚率易也既而思得鄙
說中有一二段未安處當改而未及于今秋子

中自京下鄉示以吾友所與鄭靜而書兩紙其
所論鄙說凡有幾段而向所自覺者亦在其中
矣其末云將條析以見報自是渴於承獲者有
日千里俾來辱書諄誨副以正謬文字一冊論
辯援證至贍且悉所以為指迷之慮者無餘蘊
矣仍審溽收涼進素履清福神相燕超滉薄劣
無狀平生以病自繞進則有叨冒尸曠之誅退
則有稽連慙負之責而癢老委篤心目昏眩身
若枯藤無復齒人之理過去光陰已不可追雖
有朝聞夕可之願無明師彊輔日相策勵但知

從事於殘編敗冊之中管窺蠡測所得非全銖
累寸積隨手消散所以談名義則如繫風捕影
准心迹則若掣肘矛盾雖蒙吾友忠告而善導
之如此其至猶恐無以為虛受之地服膺之實
而副盛意之萬一也然厚逮不可不條報以求
終誨而鈍根之於文字義理非積日精思不能
有所悟解略觀所論浩瀚微妙茫無涯畔未得
其要領加以連日客至無暇尋繹來使又不可
久留故今且粗修此報而留此辯目以俟後日
却太浩使人容謝不敏焉其亦可乎却吾友以

如此博學深造縱之以脩途逸駕自常情言之
宜以為吾事已了方自大自滿之不暇顧乃慊
然於外得而慨然於求志殿考之事又適其會
天之所以玉成於吾友者何其幸也則往歲鄙
書云云皆吾友所已獨得者而非私憂過計之
所當及也來書不以為不當而每言以反復之
又可見大度之無不容邇言之無不察矣幸甚
幸甚出處去就之說有疑於康侯之自決而質
之以晦菴之咨友果如所喻然晦菴平日定見
壁立萬仞不以人言而少有前卻此又不可不

知者耳所云經歷世患之故乃處地處時甚不
得已之義而其言太近於老人摧縮眇孱之發
其於盛年剛氣若在斤外而乃反深有味於其
間非熟於義理審於剛世者能若是乎至若受
病根源固非庸醫所能知況可責之以下藥乎
雖然嘗聞之朱夫子之言曰知其病而欲去之
則只此欲去之心便是能去之藥願吾友勿訪
藥於他人卽於此句內求之而痛下砭治則必
有神驗非若口之藥所能及者矣學至則處世
無難一條當時謬見實不能無疑於高明之自

處如是今得示方釋然自知不能盡乎人言之
失矣兩持出處以下高明之所處所言甚善來
書所云若燭照數計而龜卜者非所以施於老
謬而在高明則旣當之耳其中無骨蟲一語真
可以發一大笑此蟲旣不可爲而覆轍又當戒
蹈此正投刃之所不敢輕處細觀程叔子朱夫
子以至剛大名行於世每事不放過如彼而不
嬰於世患者徒以纔遇未安處力辭而得遂其
志故也今則此一路旣已絕塞而永廢故一或
有之則非唯不聽必至於衆怒羣猜窘逼多端

使不得再有舜避同與為波瀾而後已焉夫如是士苟一立於朝則皆為中鈎之魚其剛腸疾惡者多至於不免依阿巽懦者不過相戒為模稜容悅之態而已是二者皆可憫也而况蓋棺之前此事不容中悔發軔之初此聲已覺四馳德之未崇而遽任經綸覆餗之堦也誠之未孚而強聒不舍辱身之道也鑑前人之顛沛率由於此欲此學之專攻莫善於藏左見偶及於此故前書發之蓋幟之赴燭人不當似之立巖墻之下以取覆壓自非道理云爾若夫疾病非

如區々之甚而不得已出於世者其盡分盡責各有當然熊魚取舍截有定則所謂歿壽不貳脩身以俟死者出與處何殊觀耶來喻所謂盡誠以聽命者盡之要之能以其從來冀廢之心而堅守此一句終始不變則庶乎其不自所學矣惟吾友勉之以副吾徒之慕望幸甚金河西芥宮玉堂相與周旋其人游於域中而故壞物表其初入處多在老莊故中年頗為詩酒所壞為可惜而聞其晚年留意此學近方得見其論學文字其見識儘精密想其間中所得如此甚

可嘉尚而遽為古人聞來悲痛又非尋常之比也今送其子處慰狀傳致是懇李一齋久聞其名未知其學之如何今蒙示以論太極相與往復之說雖亦未暇參詳猶見其大槩幸甚幸甚其言之得失非區區所及當俟後日獻所疑也但覺有古人所謂但知有己不知有他人之病此不是小病奈何奈何其一二段文義錯看不足論也惟當先去此病然後可與論此學耳況僭率之甚竊觀左右鍼一齋病處似一一中的而於自家亦似未免微有此患何耶抑澁亦落

在裏許出脫不得故錯認吾友說如此耶當更詳之王元澤是何如人其言出何書是其何義後須明以教我懇祈懇祈餘並俟後

答奇明彥

論四端七情第一書

頃承第二書誨諭知澁前書語有踈謬失評停處謹已修改今將改本寫在前面呈稟可否其後乃繼以第二書伏乞明以回教

改本

性情之辯先儒發明詳矣惟四端七情之云但俱謂之情而未見有以理氣分說者焉往

年鄭生之作圖也有四端發於理七情發於
氣之說愚意亦恐其分別太甚或致爭端故
改下純善兼氣等語蓋欲相資以講明非謂
其言之無疵也今者蒙示辨說摘抉差謬聞
曉諄悉警益深矣然猶有所不能無惑者請
試言之而取正焉夫四端情也七情亦情也
均是情也何以有四七之異名耶來喻所謂
所就以言之者不同是也蓋理之與氣本相
須以爲體相待以爲用固未有無理之氣亦
未有無氣之理然而所就而言之不同則亦
不容無別從古聖賢有論及一者何嘗必滾
合爲一說而不分別言之耶且以性之一字
言之子思所謂天命之性孟子所謂性善之
性此二性字所指而言者何在乎將非就理
氣賦與之中而指此理源頭本然處言之乎
由其所指者在理不在氣故可謂之純善無
惡耳若以理氣不相離之故而欲兼氣爲說
則已不是性之本然矣夫以子思孟子洞見
道體之全而立言如此者非知其一不知其
二也誠以爲雜氣而言性則無以見性之本

善故也至於後世程張諸子之出然後不得已而有氣質之性之論亦非求多而立異也所指而言者在乎稟生之後則又不得純以本然之性純以以下舊作以本然之性混今改稱之也故愚嘗妄以為情之有四端七情之分猶性之有本性氣稟之異也然則其於性也既可以理氣分言之至於情獨不可以理氣分言之乎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何從而發乎發於仁義禮智之性焉爾喜怒哀懼愛惡欲何從而發乎外物觸其形而動於中緣境而出焉爾四端之發孟子既謂之心則心固理氣之合也然而所指而言者則主於理何也仁義禮智之性粹然在中而四者其端緒也七情之發程子謂之動於中朱子謂之各有攸當則固亦兼理氣程子謂以下舊作朱子謂本有當然之則則非無理今改也然而所指而言者則在乎氣何也外物之來易感而先動者莫如形氣而七者其苗脈也安有在中為純理而才發為雜氣外感則形氣而其發顧為理不為氣顧為理以下舊作為

理之本體今改耶四端皆善也故曰無四者
之心非人也而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
七情本善而易流於惡故其發而中節者乃
謂之和一有之而不能察則心已不得其正
矣本善而以下舊作善惡未定也故一有之
而不能察則心不得其正而必發而中節然
後乃謂之和今改由是觀之二者雖曰皆不
外乎理氣而因其所從來各指其所至此間
舊有與所重三字今去之而言之則謂之某
為理某為氣何不可之有乎竊詳來喻之意

深有見於理氣之相循不離而主張其說甚
力故以為未有無理之氣亦未有無氣之理
而謂四端七情非有異義此雖近是而揆以
聖賢之旨恐有所未合也大抵義理之學精
微之致必須大著心胷高著眼目切勿先以
一說為主虚心平氣徐觀其意趣就同中而
知其有異就異中而見其有同分而為二而
不害其未嘗離合而為一而實歸於不相雜
乃為周悉而無偏也請復以聖賢之說明其
必然昔者孔子有繼善成性之論周子有無

極太極之說此皆就理氣相循之中剔撥而
獨言理也孔子言相近相遠之性孟子言耳
目口鼻之性此皆就理氣相成之中兼指而
主言兼指以下舊作偏指而獨言今改氣也
斯四者豈非就同中而知其有異乎子思之
論中和言喜怒哀樂而不及於四端程子之
論好學言喜怒哀懼愛惡欲而亦不言四端
是則就理氣相須之中而渾淪言之也斯二
者豈非就異中而見其有同乎今之所辯則
異於是喜同而惡離樂渾全而厭剖折不究
四端七情之所從來槩以為兼理氣有善惡
深以分別言之為不可中間雖有理弱氣強
理無朕氣有迹之云至於其末則乃以氣之
自然發見為理之本體然也是則似遂以理
氣為一物而無所分矣若真以為一物而無
所分則非混之所敢知不然果亦以為非一
物而有所別故本體之下著然也二字則何
苦於圖獨以分別言之為不可乎似遂以以
下舊作遂以理氣為一物而無所別矣近世
羅整菴倡為理氣非異物之說至以朱子說

為非是混尋常未達其指不謂來喻之云亦
似之也今改且來喻既云子思孟子所就而
言之者不同又以四端為剔揅出來而反以
四端七情為無異指不幾於自相矛盾乎夫
講學而惡分析務合為一說古人謂之鸛圖
吞棗其病不少而如此不已不知不覺之間
駸駸然入於以氣論性之蔽而墮於認人欲
作天理之患矣奚可哉自承示喻即欲獻愚
而猶不敢自以其所見為必是而無疑故久
而未發近因看朱子語類論孟子四端處未

一條正論此事其說云四端是理之發七情
是氣之發古人不云乎不敢自信而信其師
朱子吾所師也亦天下古今之所宗師也得
是說然後方信愚見不至於大謬而當初鄭
說亦自為無病似不須改也乃敢粗述其區
區以請教焉不審於意云何若以為理雖如
此名言之際眇忽有差不若用先儒舊說為
善則請以朱子本說代之而去吾輩之說便
為穩當矣如何如何
前者遠垂辱書副以論誨四端七情書一冊其

不棄愚妄諄諄開曉之意至深切矣會值小冗
不克究心悉意於其間輒自徇便粗先作報付
回使去後始伺疾病稍間得以玩讀思繹欲窺
其緒論之一二則旨意淵深援引浩博馳騁
辨不窮不測以老人衰耗精力許多義理包羅
不得譬如決水於龍門而欲以一掌尋其源流
其亦難矣然其積日沿沂之餘若或有得於涓
流之末則既有以見其前說之差又因以發其
新知之益學之所資於講論者豈少哉幸甚幸
甚所謂說之差者謹之修改錄在前面以稟可
否而所喻首末又欲逐一條對以見區區之意
第以前後諸說盤錯首縈未易疏剔若一一從
本文次第而為之說則其勢未免於散漫重複
反至於霧昏而榛塞故謹就全篇每條撮其大
要以類相從使略有倫叙因復揆之以愚見則
其異同從違之際又有所難齊者焉蓋有來語
本無病而混錯者妄論者有承誨而自覺已語
有失稱停者有來誨與鄙聞本同而無異者有
本同而趨異者有見異而終不能從者今以此
五者彙分條列如左

第十節氣之自然發見乃理之本體然也來辯

本同而說前書為十其節終不論然亦令以此

右一條來語本無病混錯者妄論者今改之

第六節七情不專是氣之說

同節中辯曰之二情雖緣境實由中出之說

辯曰之七善惡未定之說

第九節偏指而獨言氣之說

右四條永誨覺已語有失稱停者亦已改之

第一節引朱子語類論心性三條

第四節引朱子答陳潛室書以明所就而言者

不同

第五節引朱子說第一條明氣與性不相雜

第二條明氣稟之殊天命亦異亦不可不謂

之性三亦似不一而論

第三條天命之性極本窮原之性

第五條程張始言氣質

第六節引中庸章句或問延平說

程子好學論朱子動靜說皆明七情兼

理氣

右十三條與鄙聞本同無異以上不復論

第一節天地之性專指理氣質之性理與氣雜

是理之發固然是氣之發非專指氣

第五節就天地人物上分別理氣不害就性上

論理墮氣中若論情則性墮氣質兼理

氣有善惡分屬未安

第六節辯曰之一七情亦發於仁義禮智

辯曰之三非別有一情但出於理不出於氣

辯曰之四非中無是理外物偶相感動有感

物而動四端亦然

辯曰之五既發便求氣以行云云 四端亦

氣也

第七節推其向上根原元非有兩箇意思

第九節凡言性不偏指氣云云 七情亦兼理

氣

右八條本同而趨異

第一節同實異名非七情外復有四端

非有異義

第二節泛論無不可著圖離析太甚恐悞人言

或云無不善或云有善惡恐人疑有兩情有

二善

第三節如來辯則四七各有所從來非但言之

云者不同云云

第五節引朱子說第四條孟子剔言伊川兼言

要不可離

第六節辯曰之五來辯謂七情外感於形氣而

非理之本體則甚不可若然者七情是

性外之物云云孟子之喜而不寐止豈

非理之本體耶

辯曰之七一有之而不能察西國意思

其末論所從來與所主之說之非

第十二節朱子錯認心為已發之語久後乃悟

仍論理發氣發之語為偶發而偏指

右九條見異而終不能從以上皆有論辯

在後

來喻雖縱橫變化往復百折約而言之除其錯

看一條外類成四截而四截之中又約而言之

不過為二截而已何者承誨而覺失稱停者固

皆本同之類也本同而趨異者卒亦同歸於終

不能從者矣請試詳之夫理氣之不相離七情

之兼理氣混亦嘗與聞於先儒之說矣故前辯

之中累累言之如統論性情則曰未有無理之
氣亦未有無氣之理如論四端則曰心固理氣
之合論七情則曰非無理也如此之類不一而
足是鄙人所見何以異於第二截十三條之所
論乎然而未免有第一截四條之差說者口耳
之學無得於心而揣摩以為言所以失於稱停
而有病痛此深可恐懼也惟公詳其所改之語
則其有得於誨語而旋歸於不同之旨可知耳
朱子謂孔穎達非不解揅法但為之不熟故其
言之易差此則君子恕人之論也若混論學而

易差如此者乃是心不能真知之故正當以不
知自處而閉口不談可也然既不能無所異而
不竟其說則又非講磨求益之道故其前二截
同者不論而於後二截者敢論其所以不得苟
同之意焉夫四端非無氣七情非無理非徒公
言之混亦言之非徒吾二人言之先儒已言之
非先儒強而言之乃天所賦人所受之源流脉
絡固然也然其所見始同而終異者無他公意
以謂四端七情皆兼理氣同實異名不可以分
屬理氣混意以謂就異中而見其有同故二者

固多有渾淪言之就同中而知其有異則二者所就而言本自有至理至氣之不同分屬何不可之有斯理也前日之言雖或有疵而其宗旨則實有所從來盛辯一皆詆斥無片言隻字之得完今雖更有論說以明其所以然之故恐其無益於取信而徒得嘵嘵之過也

辯誨曰天地之性專指理氣質之性理與氣雜是理之發固然是氣之發非專指氣

混謂天地之性固專指理不知此際只有理還無氣乎天下未有無氣之理則非只有理然猶

可以專指理言則氣質之性雖雜理氣寧不可指氣而言之乎一則理為主故就理言一則氣為主故就氣言耳四端非無氣而但云理之發七情非無理而但云氣之發其義亦猶是也公於理發則以為不可易氣發則以為非專指氣將一樣語截作兩樣看何耶若實非專指氣而兼指理則朱子於此不應與理之發者對舉而併疊言之矣

辯誨曰就天地人物上分理與氣不害就性上論理墮在氣中若論情則性墮在氣質兼

理氣有善惡分屬未安
混謂就天地人物上看亦非理在氣外猶可以
分別言之則於性於情雖曰理在氣中性在氣
質豈不可分別言之蓋人之一身理與氣合而
生故二者互有發用而其發又相須也互發則
各有所主可知相須則互在其中可知互在其
中故渾淪言之者固有之各有所主故分別言
之而無不可論性而理在氣中思孟猶指出本
然之性程張猶指論氣質之性論情而性在氣
質獨不可各就所發而分四端七情之所從來
乎兼理氣有善惡非但情函性亦然矣然安得
以是為不可分之驗耶從理在氣中處言故云
性亦然矣

辯誨曰七情亦發於仁義禮智
混謂此即所謂就異而見同則二者可渾淪言
之者也然不可謂只有同而無異耳
辯誨曰非別有一情但出於理而不出於氣
混謂四端之發固曰非無氣然孟子之所指實
不在發於氣處若曰兼指氣則已非復四端之
謂矣而辯誨又何得以四端是理之發者為不

可易耶

辯誨曰非中無是理外物偶相感動

而動四端亦然

滉謂此說固然然此段所引樂記朱子之說皆所謂渾淪言之者以是攻分別言之者不患無其說矣然而所謂分別言者亦非滉鑿空杜撰之論天地間元有此理古之人元有此說今必欲執一而廢一無乃偏乎蓋渾淪而言則七情兼理氣不待多言而明矣若以七情對四端而各以其分言之七情之於氣猶四端之於理也

其發各有血脉其名皆有所指故可隨其所至而分屬之耳雖滉亦非謂七情不于於理外物偶相湊著而感動也且四端感物而動固不異於七情但四則理發而氣隨之七則氣發而理乘之耳

辯誨曰既發便乘氣以行云云四端亦氣也

滉謂四端亦氣前後屢言之此又引朱子弟子問之說固甚分曉然則公於孟子說四端處亦作氣之發者耶如作氣之發者則所謂仁之端義之端仁義禮智四字當如何看耶如以此見

氣參看則非純天理之本然若作純天理看則其所發之端定非和泥帶水底物事公意以仁義禮智是未發時名故為純理四端是已發後名非氣不行故亦為氣耳愚謂四端雖云乘氣然孟子所指不在乘氣處只在純理發處故曰仁之端義之端而後賢亦曰剔撥而言善一邊爾必若道兼氣言時已涉於泥水此等語言皆若不得矣古人以人乘馬出入此理乘氣而行正好蓋人非馬不出入馬非人失軌途人馬相須不相離人有指說此者或泛指而言其行則

人馬皆在其中四七渾淪而言者是也或指言人行則不須拜言馬而馬行在其中四端是也或指言馬行則不須拜言人而人行在其中七情是也公見混分別而言四七則每引渾淪言者以攻之是見人說人行馬行而力言人馬一也不可分說也見混以氣發言七情則力言理發是見人說馬行而必曰人行也見混以理發言四端則又力言氣發是見人說人行而必曰馬行也此正朱子所謂與迷藏之戲相似如何如何

辯誨曰推其向上根源元非有兩箇意思
混謂就同處論則非有兩箇者似矣若二者對
舉而推其向上根源則實有理氣之分安得謂
非有異義耶

辯誨曰凡言性者不偏指氣今謂偏指而獨
言氣恐未然且辯曰子思之論中和渾淪言
之則七情豈非兼理氣乎

混謂言性非無指氣而言者但鄙說偏獨二字
果似有病故依諭已改之矣然與七情兼理氣
渾淪言者所指本自不同今以是為鄙說之不
能無出入其實非出入也指既不同言不得不
異耳

辯誨曰同實異名非七情外復有四端四七
非有異義

混謂就同中而知實有理發氣發之分是以異
名之耳若本無所異則安有異名乎故雖不可
謂七情之外復有四端若遂以為非有異義則
恐不可也

辯誨曰泛論曰四端發於理七情發於氣固
無不可著圖而置四於理圈置七於氣圈離

析太甚悞人甚矣
混謂可則皆可不可則皆不可安有這論則分
二發而無不可若圖則分二置而獨為不可乎
況圖中四端七情實在同圈略有表裏而分註
其旁云耳初非分置各圈也

辯誨曰或云無不善或云有善惡恐人疑若
有兩情有二善

混謂純理故無不善兼氣故有善惡此言本非
舛理也知者就同而知異亦能因異而知同何
愚於不知者錯認而廢當理之言乎但今於圖
上只用朱子說故此語已去之耳

辯誨曰如來辯則四七各有所從來非但言
之者不同也

混謂雖同是情而不無所從來之異故昔之言
之者有不同矣若所從來本無異則言之者何
取而有不同耶孔門未備言子思道其全於此
固不用所從來之說至孟子剔撥而說四端時
何可不謂指理發一邊而言之乎四之所從來
既是理七之所從來非氣而何
辯誨引朱子說孟子剔而言之伊川兼氣質

而言要不可離
混謂公之引此蓋言性之不可離以明情之不可分耳然上文所引朱子說不曰性雖其方在氣中然氣自是氣性自是性亦不相夾雜云乎妄意朱子就孟子剔言伊川兼言處而言則曰要不可離即混所謂異中見其有同也就性在氣中而言則曰氣自氣性自性不相夾雜即混所謂同中知其有異也

辯誨曰來辯謂七情外感於形氣而非理之本體則甚不可若然者七情是性外之物云

云孟子之喜而不寐止豈非理之本體耶

混謂當初謬說謂安有外感則形氣而其發為理之本體耶云者言當其感則是氣而至其發則是理安有此理耶但覺語有未瑩故已改之矣今來誨變其文直曰外感於形氣而非理之本體則既與混本意遠矣而其下詆之曰若然者七情是性外之物然則朱子謂七情是氣之發者亦以七情為性外之物耶大抵有理發而氣隨之者則可主理而言耳非謂理外於氣四端是也有氣發而理乘之者則可主氣而言耳

非謂氣外於理七情是也孟子之喜舜之怒孔子之哀與樂氣之順理而發無一毫有碍故理之本體渾全常人之見親而喜臨喪而哀亦是氣順理之發但因其氣不能齊故理之本體亦不能純全以此論之雖以七情為氣之發亦何害於理之本體耶又焉有形氣性情不相于之患乎

辯誨曰來辯謂一有之而不能察則心不得其正而必發而中節然後乃謂之和則是七情者冗長無用甚矣而反為心害矣

混謂此處前說語意失其先後故有病今謹已改之為賜甚厚但來誨又斥一有之而不能察之語以為此乃正心之事引之以證七情殊不相似此則似然而實不然也蓋此雖正心章而此一節則以喜怒憂懼之不可有諸心下說心之病使人知病而下藥耳非直說正心事也夫四者之所以易為心病者正緣氣之所發雖本善而易流於惡故然耳若四端之理發則何遽有此病乎又何得謂心有所惻隱則不得其正心有所羞惡則不得其正云爾耶定性書曰人

之心易發而難制者惟怒為甚第能於怒時遽
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亦可見外誘之不足惡
云云夫所謂易發而難制者是為理耶為氣耶
為理則安有難制惟是氣故決驟而難馭耳又
況怒是理發則安有忘怒而觀理惟其氣發故
云忘怒而觀理是乃以理御氣之謂也然則混
之引此語以證七情之屬氣何為而不相似乎
同上節末段論因其所從來各指其所主之
說之非又云所辯非但名言之際有所不可
抑恐於性情之實存省之功皆有所不可

混謂所從來及所主之說因前後辯論而可明
不必更論於此若其名言之際性情之實毫忽
未安處或因於承誨或得於自覺已謹而改之
矣已而看得未安處既去則義理昭徹分明歷
落八窻玲瓏庶無有含糊鶻圖之病矣其於存
省之功雖未敢僭云恐未至大不可也

辯誨謂朱子錯認心為已發之語久而乃悟
仍論理之發氣之發一語為偶發而偏指
混謂觀公此段語意若以朱子此說為未滿足
此尤未安也夫程朱語錄固未免時有差誤乃

在於辭說鋪演義理肯綮處記者識見有未到
或失其本旨者有之矣今此一政則數句簡約
之語單傳密付之旨其記者輔漢卿也實朱明
第一等人於此而失記則何足為輔漢卿哉使
吾友平時看語類見此語則必不置疑於其間
今既以鄙說為非而力辯之而朱子此語乃混
所宗本則不得不併加指斥而後可以判鄙語
之非而取信於人故連累至此此固混僭援前
言之罪然混於吾友此等處雖服其任道擔當
之勇得無有不能虛心遜志之病乎如此不已
無乃或至於驅率聖賢之言以從己意之弊乎
顏子有若無實若虛惟知義理之無窮不見物
我之有間不知還有如此氣衆否朱先生剛勇
百世一人然少覺已見有誤處已言有未安處
無不樂聞而立改之雖至晚年道尊德盛之後
猶然豈嘗纔發輒於聖途而已曰吾無間然上
坐在耶乃知真剛真勇不在於逞氣強說而在
於改過不吝聞義即服也

後論

竊觀辯誨之文欲言大論疊見層出博識高見

曠絕常情區區不勝其望洋向若之歎而管窺
所不能無疑者謹已具稟於前矣後論餘誨啟
藥尤切益荷君子愛人無已之盛心也其中以
理氣二字分註虛靈字下混雖存靜而本說亦
固疑其析之太瑣每看到此句濡毫欲抹者數
矣尚喜其創新而止今得垂曉釋然於心亦當
告靜而抹去矣但於其他諸說則亦未免有同
有異不能以盡相從也其所引朱先生答胡廣
仲胡伯逢書及性圖三條皆不過明四端七情
非有二之義此即前所謂渾淪言之者混非不

知此惟以七情對四端則不得不分而言之耳
前說已盡不煩重論至其論虛靈處以虛為理
之說則亦有所本恐未可以分註二字之非併
與此非之也今且就所引數說而論之朱子謂
至虛之中有至實者存則是謂虛而實耳非謂
無虛也謂至無之中有至有者存則是謂無而
有耳非謂無無也程子之答或人曰亦無太虛
而遂指虛為理者是亦欲其就虛而認實耳非
謂本無虛而但有實也故程張以來以虛言理
者故自不少如程子曰道大虛也形而上也張

子曰合虛與氣有性之名朱子曰形而上底虛
渾是道理又曰太虛便是太極圖上面一圓圈
如此之類不勝枚舉至於朱子論無極而太極
處亦曰不言無極則太極同於一物而不足為
萬化之根不言太極則無極淪於空寂而不能
為萬化之根嗚呼若此之言可謂四方八面周
偏不倚擲撲不破矣今徒欲明理之實而遂以
理為非虛則周程張朱諸大儒之論皆可廢耶
大易之形而上中庸之無聲無臭其與老莊虛
無之說同歸於亂道耶公慮虛字之弊將使學

者胥為虛無之論而淪於老佛之域混亦慮不
用虛字膠守實字又將使學者想像料度以為
實有無位真人閃閃爍爍地在那裏看也且四
端亦有不中節之論雖甚新然亦非孟子本旨
也孟子之意但指其粹然從仁義禮智上發出
底說來以見性本善故情亦善之意而已今必
欲舍此正當底本旨而拖拽下來就尋常人情
發不中節處滾合說去夫人羞惡其所不當羞
惡是非其所不當是非皆其氣昏使然何可指
此僂說以亂於四端粹然天理之發乎如此議

論非徒無益於發明斯道反恐有害於傳示後
來也滉前謂公所見有似於羅整菴理氣非二
物之說此則滉妄說也今竊矚公意非如整菴
之誤但於四七之分則不過憂其位置之離析
將使不知者認作二情理虛之論則不過憂其
語涉於空無將使不知者向別處走此語非不
善矣然而鄙見以為凡建圖立說固為知者而
作不當為不知者而廢也若為不知者而慮其
分析之弊則濂溪之圖不應挑出太極圈在陰
陽之上矣既有在上之太極不應復有在中之

太極矣五行之圈又不應置在陰陽之下矣慮
其虛無之弊則太極之真實無妄濂溪不應曰
無極矣道與性與太極之實程張朱子不應皆
以虛言之矣後來諸儒果謗濂溪圖說者紛紛
而起向非朱子論著發明之力其廢而不行久
矣試玩朱子圖解後論定諸人辯詰處則可見
不妨分析之意何必過憂於流俗之弊乎吾所
謂虛虛而實非彼之虛吾所謂無無而有非彼
之無何必過憂於異端之歸乎是故在滉讀書
之拙法凡聖賢言義理處顯則從其顯而求之

不敢輕索之於微微則從其微而究之不敢輕
推之於顯淺則因其淺不敢鑿而深深則就其
深不敢止於淺分開說處作分開看而不害有
渾淪渾淪說處作渾淪看而不害有分開不以
私意左牽右掣合分開而作渾淪離渾淪而作
分開如此久久自然漸覩其有井井不容紊處
漸見得聖賢之言橫說豎說各有攸當不相妨
礙處其或以是自為說則亦庶幾不戾於義理
素定之本分如遇見差處說差處因人指點或
自覺悟而隨手改定亦自快愜何能一有所見

遽執己意不容他人一喙耶又何得於聖賢之
言同於己者則取之不同於己者則或強之以
為同或斥之以為非耶苟如此雖使當時舉天
下之人無能與我抗其是非者千萬世之下安
知不有聖賢者出指出我瑕隙覩破我隱病乎
此君子之所以汲汲然遜志察言服義從善而
不敢為一時蘄勝一人計也所云近世名公鉅
人為此學者未免多襲於俚俗相傳之語是則
不可謂不然矣澠山野樸學於其相襲之說專
未習聞往年泰 國學見諸生所習率用其說

試從而廣求得之合衆說而觀之誠有不可曉
處多有悶人意處錯看鑿認拘躓曲說其弊有
不可勝救者獨未見所謂四端七情分屬理氣
之說今圖中分屬本出於靜而亦不知其所從
受者其初頗亦以為疑思索往來於心者數年
而後乃定猶以未得先儒之說為嫌其後得朱
子說為證然後益以自信而已非得於相襲之
說也而況胡雪峯之說止論性情心意而非有
理氣之分自與四七分理氣者所指各殊定非
鄙說所從出也由是言之四七之分乃混過信

朱子說之故耳來誨乃以為出於俚俗而歸罪
於雪峯竊恐不獨雪峯先生不甘引過而近世
諸公亦必稱冤不已於斯也來誨又痛詆理虛
故無對無對故無加損之語今詳此語之病只
在無對故三字今當改之曰理虛故無對而無
加無損如此則似庶幾矣然公所詆不在語病
而專以其語為出於謬妄之見混竊以為此乃
看理到解悟處說理到極至處在混則積十年
之功僅得其髣髴而猶未能真知故有語病如
此在公則一筆勿斷於立談之頃人之有智無

智何止於三十里而已耶此何可復以口舌爭耶只當爾月斯征我日斯邁又積十餘年之功然後各以所造看如何彼此得失於此始可定耳抑愚聞之道同則片言足以相符不同則多言適以害道吾二人所學不可謂不同矣乃不能相符於片言而多言至此誠恐未有以發朋而反有所撓害也雖然亦有二焉其心求勝而不揆諸道者終無可合之理只待天下之公論而已志在明道而兩無私意者必有同歸之日此非達理好學之君子不能也澆老昏如此深

懼學退私勝而妄為無益之言以自外於切慙之厚惟願恕其僭而垂仁終幸焉

別紙

卷末錄示與李金兩君論太極書五六道往復辯難足以發人意思開人眼目混在此人無肯與之講學或有一二同志亦未免從宦奪走白者病夫離羣索居恒抱鈍滯之憂今因見此乃知湖南有如此人物議論實乃吾東魯鮮見之事深用歎慕不任傾馳若其論之是非得失則昔之羣賢皆有一定之說非今日之所當爭而

公之舉似一齋以辯明微義者皆已得之湛翁
雖只有寂寥數語亦已見其大旨混何敢更冒
入於是非林中耶但一齋公隱居樂志篤於自
信如此誠可嘉尚然觀其識趣議論不能無病
亦在夫過於自信堅於自用而已且太極陰陽
道器之別聖賢發明不啻如衆耀之麗乎天斯
人也其初既不能細心耐煩研精微密只就圖
說上略見一箇影象掇取數句緒論遽執以為
定見謂天下道理不過如此已非善為學者今
也又不肯因人攻己惕慮自反誅所以弘德廣
業者考諸說之同異商彼此之得失質之以往
哲之言參之以事理之實濯去舊見以發新知
顧乃力主前說強辯自是於古人言語不復思
繹於他人說話一向揮斥更不讓與他人一頭
地更不知虛心遜志擇善求益之為何事天所
貴於自信之篤者為其聞正道而固守之耳今
則所見如是之差而自守如是之固豈不為可
惜耶自古有所謂賢智之過而不屑於學問者
在所不論其或從事於學者率多有自喜欲速
之弊自喜則不聽人言欲速則不究衆理如是

而望其入道積德以近聖賢之門墻豈不如却步而求前乎蓋嘗深思古今人學問道術之所以差者只為理字難知故耳所謂理字難知者非略知之為難真知妙解到十分處為難耳若能窮究衆理到得十分透徹洞見得此箇物事至虛而至實至無而至有動而無動靜而無靜潔潔淨淨地一毫添不得一毫減不得能為陰陽五行萬物萬事之本而不囿於陰陽五行萬物萬事之中安有雜氣而認為一體看作一物耶其於道義只見其無窮在彼在我何有於町

畦其聽人言惟是之從如凍解春融何容私意之堅執任重道悠終身事業安有欲速之為慮哉假有初聞誤入一聞人規便能自改而圖新安忍護前而無意於回頭乎誠恐循此不變處而論道則惑於後生出而用世則害於政事非細故也其以博覽羣書為非而欲人默思自得其意之落在一邊可知公之報書所以正其偏而破其病者得矣而其復書又云聖學只在四書而尤主於大學此固至言而其落在一邊之病仍見於此然則公所謂交修之地之言終不

入於一齋之耳歟此深可歎息雖然在人則知之在己則不知乃恒物之大情若吾輩名為學道而猶不免此病則豈曰有得於學力者哉以混觀之一齋之據徑約一邊而譏誚務博因為大病若吾友之學似不免驚於該博而忽於斂約如何如何混於吾友尚未窺其涯涘而率然發此語或蒙恠訶未可知也然只看今來辯書之文真莊子所謂猶河漢也而其於至親切至精約處疑若有一重膜子未徹處也願兩公各勿以所長自矜而惟攻人之短皆務反身自焉

以矯其所偏使交修之言不墜於地則幸甚至如謬拙少不讀書而老昧存心欲博則聰明不及欲約則精力已耗徒知人病而不知己病張張於二者之間而不得與於交修之末是慙是懼尚冀吾友不即鄙外時惠策勵以畢麗澤之義無任懇懇之至

晦菴宿梅溪館詩如所戒寫呈但讀示喻知深創兩斧之為害欲消陰防檢以免於坑塹之辱此意甚善顧混乃是十許年前坑塹中人耳至於老病摧頽始得抽身出來猶且時時有暮歸

喜獵之病常自懷惕以再見墮落為戒何暇為
公謀耶而况凡告人之道必積厚於已然後其
言有力而能動人安有自身未大相遠而言能
動人者哉然既以道義相待不容默然於相規
之間敢欲獻忱亦不須別立話頭只以今寫去
銘詩為法足矣蓋知尊德性則必不忍墮天明
慢人紀而為下流之事知收放心則必勉於持
敬存誠防微慎獨而窒其欲守其身矣雖然人
慾之險乃有以拄天地貫日月之氣節一朝摧
銷陷沒於一妖物頰上之微渦取辱至此為

下詬笑如胡公者其可畏如此故朱夫子尚云
寄一生於虎尾春冰而常持雪未消草已生之
戒在我輩當如何哉言之不盡請以戰喻澆之
於制欲如敗軍之將憤回溪之垂翅堅壁清野
枕戈嘗膽厲兵誓士而敵自不至其或遇敵或
多設方略不與交鋒而坐銷西羗之變或不得
已至於用兵則當鑿城怒牛一舉而掃盪燕寇
斫樹發弩頃刻而蹙死窮龐可也如公則自負
萬人敵之氣多多益辨之略居四散四戰之地
日與勍敵相遇將反驕卒反惰師律不嚴或與

之盪狎雖幸而克之得一夕安寢起視四境而
秦兵又至矣更迭無已兵安得不疲氣安得不
餒至此則其為謀必出於下策以為當持和戰
並用之說或拔士五畿以赴戍申之役或運米
枋頭以濟符丕之飢則吾恐超乘之勇蓋未可
恃而隸楚之兵已入於郢都矣故為公計莫若
濟河焚舟破釜燒廬舍持三日糧示士卒無
還心乃可以成功也

澠間中嘗讀武夷志見當時諸人和武夷擢歌
甚多似未有深得先生意者又嘗見劉槩所刊

行權歌詩註以九曲詩首尾為學問入道次第
竊恐先生本意不如是拘拘也近有茂長卞成
溫嘗學於金河西云遠來相見見示河西所作
武夷律詩一篇亦全用註意不知公尋常看作
如何又澠嘗和擢歌極知僭妄而不敢有隱於
左右今錄寄呈望賜訂評其中第九曲有二絕
其一用註意者舊所作也後來反復其更覓除
是等語意似不為然故又別作一首不知於此
兩義何取何舍蓋九曲乃是尋遊極處而別無
奇勝若因其無勝而遂謂遊事了訖則興盡意

闌而向來所歷奇觀都成虛矣故末句云云意
若勸遊人須如漢人尋入桃源之境則當得世
外別乾坤之樂至是方為究竟處不但如今所
見而止耳乃既竭吾才後如有所立卓爾處亦
百尺竿頭更進一步處然則此處及八曲所謂
莫言此地無佳境自是遊人不上來之類可作
學問造詣處看矣然註家於八曲云已近於下
學既以九曲為深淺次第而至八曲方云已近
於下學則其前所學何事耶九曲註優入聖域
而未始非百姓日用之常夫豈離人絕世而有
甚高遠難行之事哉此言非不美奈與更覓陰
是等語不應如何如何若曰漁郎更覓以下非
吾學當如是謂索隱行恠之徒有如是者云乃
非彼而喻我之辭耳則似近然則本註所謂此
景非人間所多得者又非矣愚懵莫適所從垂
示為望

退溪先生文集卷之十六

